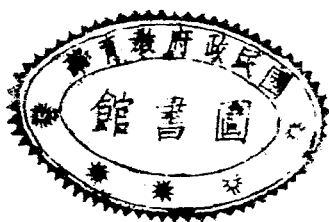

劫



三之刊叢傳宣念紀黨清

印日二十月四年十二國民華中

1126

劫

陳更祈

那天起，我們有點發抖了，母親抖得更利害，差不多她老人家的爛得像一排磨光了的釘靴底般的黑牙齒也抖得格格作響了。阿妹呢，她也抖。她鑽在母親的懷裏抖，唉！那天起，我們都抖了，不，就連屋裏的每一張椅子每一條橙子，好像都有點發抖了。

『偉！你……你把那些什麼革命書燒掉罷！』

母親雖然在抖，却似乎還很清醒，她連點點小事情還能夠記起呢，

——燒掉嗎？那行嗎？不！不能燒，我不能燒燬自己的心愛的書。但那些是革命的書啊

我完全陷於矛盾的思想中了。

『媽！我可以把那些書收拾起放在角落裏呢！』

『那放心嗎？我怕……』

Handwritten notes and scribbles at the bottom left of the page, including the name "陳更祈" (Chen Gengqi) and various numbers and symbols.

陳更祈

母親懷疑的說。

『不！放心的，我們不是有好地方可以放着嗎？』

我們早就預備着一個好地方，準備存放一些修飾之類較貴重的物品。

『也好，但你要留心呵！』

母表贊同了，但她的神色到底有點不放心的樣子。

我一口氣跑到書房裏，天哪！一星期沒有到過的書房，這是多末狼狽啊！那張黃洋漆的棹簡直給灰塵積得看不出黃的顏色來，那幾張椅子好像從坭灰裏抽出來似的，那面中山先生的相架，也看不清他的形像了。真是沒有糟場已是敗殘不堪了！

費了十分鐘的工夫，總算把那些黨的書籍檢點齊了，說起來真慚愧，連中山先生的相架也把牠藏放起來了。

顧不得洗去身上的灰塵，便仍舊跑到母親的旁邊雙手捧着頭腦愁思，想不出什麼，跌在腦袋裏的，是些零碎的『刀』『火』『強姦』等的斷片，想不出什麼計策，母親雖然力主搬家，然

而搬到那裏去呢？也許那般狗強盜不會來的。

但誰能這樣說呢？雖然我們村裏實在窮得要命，你看那條坍倒三年的帆船碼頭，也沒得本錢去修呢！然而西奧坦那樣的只住着三家打獵的人家的山角裏，共產黨也帶着大隊人馬去盤桓兩夜呢！雄鷄雌鷄都殺了吃盡，還把那些獵來的晒乾了的野水獺的肉也烹着嘗點心呢！

『免不了！免不了！』我捧着頭在叫起來了，

『什麼？！什麼？！偉！』

母親跳着驚駭的問，阿妹的迷迷的眼睛睜着我。

『不！我說我們這裏怕免不了那般狗強盜的光臨呢！』

『唉！真免不了！』

母親較安定的歎着氣。

我們都在抖，維持了三天。

第四天清早，前巷張伯伯慌慌忙忙的拖着那條頭上雕長壽星的拐杖從門外跑進，

『怎麼啦？張伯！』

事情是不消說是那件事囉！我的問也真是莫名其妙，母親阿妹這時都從那條坐熱了的橙子上站起，抖得更利害了。

『不……不……得了，他們已經到了東村了！不……』

張伯伯的頭在一上一下的動着，微微夾着白的鬚鬚在一根一根的跳起。

『到了東村嗎？』

『到了東村嗎？』

『東……村！』

我們三個人都被他怔住了，尤其是母親和阿妹，簡直面色都變了灰白。

東村離我們村約有三十里光景，我們計算共產黨如果在那裏住了三天的說話，那末五天以內是要來的，那多危險啊！五天之內，什麼都完了，完了！

但這有什麼法子呢，還不是等着死嗎？把頭腦撐得硬點掛在他們的雪白的尖刀上也就是

了，也許繼續會給我們在豬欄裏躲過。

豬欄，豬欄，我們快要丟開寧波式的涼床去睏豬欄了這多臭啊！但這有什麼法子呢？

當天夜裏，我們總不捨得寧波式的涼床，三個人在一起，但那裏睡得成呢！無論牆外起了一種輕微的聲響，我們都以爲他們已經來了，那隻狗偏偏也跟着人一樣的大驚小怪，不時的汪汪地叫，這把母親和阿妹嚇得太可憐了。

『偉，我看，我們不能再睡在這裏了！』

那天夜裏母親這樣的對我說了不止數十次。

『那邊嗎？』

那邊到底是什麼地方呢？朋友！就是那豬欄啊！我實在不敢提起這樣的一個名字，怕的是有點對不起我的六十歲的老娘啊！

我又覺得好笑，想此生居然也會睏豬欄，真是人等於豬了，我想笑，但又不敢笑出口，怕的是母親會罵我：『你這個小孩子，大禍臨頭，還有什麼好笑呢！』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我們總不大願意去睇豬欄，但又不敢在牀裏，三個人躲在柴倉裏過夜，阿妹常這樣的說：『我是死也不牀在那裏的，我寧可死！』母親也覺得是沒錯的，像我們一個是走到地獄邊的老人，一個是粗魯的男子，還不算什麼，叫一個如花似玉的女郎去牀在那樣臭豬欄裏，那真是不成話！

但是這有什麼法子呢？第五天我們計算他們是要來了，就是地方上的消息，也是說共產黨已經從東村動身，我們是再沒有顧慮的餘地了，三個人只得像三條豬很馴伏的躲在豬欄裏，不覺得髒，也不覺得臭，這多可憐呵！

從我們躲進豬欄之後的三個鐘頭以內，聽不到一點聲響，似乎村中的人都跑光了，或者也像我們一樣的躲在豬欄裏不敢作聲。

時候是已經正午了，不見他們來，焦灼極了，來就立刻來，總歸是已經預備好了的頭腦，不來呢，就永遠不要來，害得我們好苦啊！我們在這樣的憤怒着。

突然地一聲砲響，共產黨是來了，這一炮是他們到了一個地方的落馬威。意思是告訴人

們：我們來了，你們有胆呢，就出來打一陣，否則便低聲的等待我們自己下手。

炮聲過後，我們便聽到一陣「鑼！鑼！」的銅鼓聲，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響着，大概他們已經到了後垸的鬼嘴山了，跟着一陣像池塘裏鴨子的叫聲般的歌唱，調子好像同「方卿遺情」差不多。

母親完全昏去了，阿妹在低低地啜泣，天哪！我真不敢聲張，否則眼看老娘這樣仔，我是無論如何要倒杯開水給她喝呢！

大概共產黨在開始搜索了，一種亂雜的糟聲，在各處起伏着，我偷偷地把一隻眼睛擺在豬欄牆上的一個空洞邊，向牆外瞧着，靠西點，一陣火光如夏天的黑雲，蓬蓬的湧起，無疑的，李伯剛村長的房子是被燒了。

有許多短衣纏紅布面孔像關王廟裏的武判官那樣可怕的人，各擎着明晃晃的短刀從前巷轉入我們的牆外了，他們到了我們隔壁的王五家的門口，他們便站住。

「同志，進去罷，也許這家有好的，」

一個爲首的兇鬼，把短刀塞在腰帶裏笑着對他的同伴說。

『好！』

他的同伴都齊聲的應了。

於是每個人的後跟都很快的從王五家的門檻沒入。

不到三分鐘，王五家裏突然有一個女人在很很地哭了，這聲音，是王五的老婆。

『喂！脫下來！』

許多聲音是一樣的話，另外有兩三把刀敲着板壁的聲音。

哭聲更加高而慘了。

『你不！同志，讓我們自己來動手罷！』

哭聲突然的被截住了，想像得出，這是一塊粗布或者一條手巾塞住王五老婆的口。

『同志，看好門，一個一個來！』

這聲音響後，便聽見房門「拍」的一聲。

我不忍再聽，我回頭望望阿妹，立刻有一種刺心的痛苦在我的心坎底深處漲起，唉！她，她不會像……

我倒在染着豬屎的稻草上去了。

剛剛看見的一般人，已經搜到我們躲的豬欄了。我趕緊把頭塞在稻草裏，他們都哈哈地笑，豬欄門給他們拆開了。

「同志！這個也不錯！」

有一個人這樣的說。

於是有人像拉着阿妹，一個人把我很很地拖起，接着他們一齊下來侵犯阿妹了，我不禁憤火中燒，便睜着眼睛罵：『你這般狗強盜，幹這樣的勾當，你們要殺我儘管殺，你們不能侵犯她！』

「噫！她！她！」

他們中有一個竟雙手搶上去把阿妹緊緊地摟着了。阿妹張開口在他的肩上任命的咬了一

口，那個人「啊啞」一叫，便在腰間抽出短刀朝着阿妹的頸上一砍。阿妹倒下去了，血像殺豬般的淌着流。

唉！那時候，我是多末痛苦呀！我恨不得馬上把那些鬼殺死，我恨不得馬上向牆上碰死，我是多麼痛苦啊！母親早就完全昏了，她也像豬一般的倒在阿妹的旁邊。

「同志，帶他走，這個人倒像個反動派！」

那個爲首的命令他們把我拖起走了，他們只有兩個人押着我，兩把短刀掛在我的背上，他們把我拖到門口的時候，有一個人忽然忘記了什麼似的喊着那個爲首的。

「還有一個哩，豬欄裏！」

「哦！同志，拖他來！」

那個爲首的覺醒似的說，便把那隻狗嘴巴一旋，指揮那個人去拖我的母親了。

我們都站住。我聽到那個人格格的推着豬欄門的聲響，接着是短刀放扁了拍拍的敲着我母親的身上，同時一種睜睜的哼聲間斷的響着。

『報告，那是一個老鬼，像已經死了！』

那個人跑回來向爲首的說。

他們同聲的說着『好，丟掉罷！』便拖着我走了。

在路上遇到很多三五成羣的同樣打扮的小嘍囉，他們都像很得意。每個人的懷裏都塞着什麼似的，胸前一塊塊的聳起，他們的衣襟上或者手上都濺上一滴滴的血，他們的中間，無論誰碰到誰，都打着招呼說道：『同志！快樂呀！』這不消說是指着對方淫夠搶飽了，

他們把我一氣拖到前巷的史氏祠堂裏，那裏早已堆着許多棹椅板橙之類的什物，大概是搶得來的，我還認得表兄家裏的一對大號的錫燭臺也被壓扁了放在那裏。有好幾個鷄籠裏滿的裝着鷄。哈！屠豬阿三的醬燻的豬頭，也高高的掛在橫樑上了。

那個爲首的先走進左廊裏，頃刻便伴着一個面孔像單雄信模樣的更兇的人出來，他的嘴角裏掛着一隻雪茄烟，戴的一個土耳其的高頂的尖帽，一身半軍裝的呢服，長統的皮靴，腰裏掛着一把指揮刀，他把眼睛睜得很大，打着半官話向我喝道：

「喂！叫什麼名字！」

「你問我嗎？哈！哈！」

我傲然地笑了。

那個人氣得要命，便蹬着足衝過來很很地打了我一耳光，我真氣極，我想一生沒有給人侮辱過，我想把那個東西踏個半死，然而兩隻手被緊緊地細着，簡直半點不得動彈，只得破口大罵，出出這一口氣。

「看守起來，再說！」

那個人用手一揮，兩個押我的小鬼，便把我拖到右廳裏的棺材角去了。看守的是另外一個小鬼，面孔一樣可憎，但樣子很可憐。

我掉過頭來望望那個單雄信模樣的頭目，他已高高的像洪桐縣的縣太爺樣的踞坐在祠堂的中廳的高椅上史姓二十世太祖的膝下了。

另外一個書記官樣的白面書生，坐在他的左邊，掉上擺着幾本簿，和筆墨。剛剛押解我

的兩個小鬼一手握着短刀站在兩旁。

祠堂外一陣喊聲過去，便有十幾個人拖着一個人進來，他像很馴伏的彎着腰垂着頭沒有作聲，當一個囉囉琴的一拳搥着他的背身時，他的頭像西瓜圓裏的西瓜似的掀了一掀，那一忽，那一忽，給我看得出他就是李伯剛村長啊！

這個不配作村長，實在太懦弱了，你想，村會的經費給那般流氓用光了那也夠了，還拿出自己家裏的錢給他們用，你看，他當了村長後，沒有一天家裏沒有五個以上的短衫不扣鈕扣的小流氓吃白飯的，恐怕，他這次被捉，不一定是那般小流氓把他從草窩裏或者豬欄裏找到呢！

李伯剛像死牛似的倒在中廳的石灰坦上了。

『他叫什麼名字！』

那個軍雄信模樣的頭目問那些帶他來的囉囉。

『李伯剛，是村長！反動派！』

小囉囉齊聲的說了。

『好！細起來！糟塌他一頓！』

那些小囉囉又一齊動手把李伯剛從地上拖起，拖近那根正柱邊，一條比招商碼頭的石頭夫用的還要粗的麻繩。把他緊緊地捆在柱上。

一個人很快的出去，很快的回來，一塊木板上挑着一堆馬屎或是豬屎一把向李伯剛的嘴巴裏塞，李伯剛的嘴巴馬上現着醜相了，他只是閉着眼睛揪揪頭，那些小囉囉拍着屁股狂笑着，單雄信模樣的頭目微微地點點頭，好似十分贊許這個方法的妥當，只有那個白面書生皺着眉頭不作聲。但單雄信模樣的頭目立即掉過頭來頻頻的呼着：『記下去！記下去！』白面書生便拿起筆在一本賬簿上一揮一揮的寫了。

『再打！打！打！』

單雄信模樣的頭目覺得還沒有滿足，使指揮小囉囉再打一頓。

揭起那件青布的單袍，用短刀一扣，單袍的下半截便給他割斷了，於是兩個小囉囉便拿

着簾轅在李伯剛穿白洋布褲的屁股上狠狠地抽，漸漸地，洋布褲一塊一塊的破了，露出肉，一條條比紫帶豈還要粗的血痕高高的聳起。

打了一頓後，單雄信模樣的頭目，便指揮小嘍囉把李伯剛推出去了。

買賣真不錯，李伯剛的案件完了，又有一批小嘍囉扯着四個女人來了。我統認識，一個帆船老大張貴榮的老婆，一個是表兄家間壁的打麵阿旺的堂客，一個是擺小貨攤立高的弟媳，去年才過門的新婦，一個就是李伯剛村長夫人。

四個女人沒有誰不哭得眼腫面紅，她們的頭髮像吊死鬼般的散亂得可怕，她們的衣襟都拉破了，乳頭掛出來，短命的小嘍囉時時七手八腳的儘管摸，就連她們的纏足布也鬆下來垂着地拖了，這個狼狽的樣仔，真比死了她的娘還要難堪。

單雄信模樣的頭目真眼快，他看見這四個女人拖進，看見小嘍囉這樣糊塗，不，他看見那八隻像藕般的乳頭實在有點麻木了，他立刻喝道：

『不要胡鬧，把她們好好的放在我的房裏。』

一六

微倖得很，她們沒有受了半點苦（？）便好好的從他們護送到左廳裏去了，於是單雄信模樣的頭目，便噓噓氣離席跟着碰進去。

朋友！共產黨在我們村裏整整的住了三天，像上面的事情真多呢！我也懶得再寫了，寫出來也無非是形容我們老百姓的可憐罷了！

你們要問我爲什麼能夠出來呢？那真奇怪，就是在第三天夜裏，那個看守我的小喽囉，給我把他說動了，就放出我伴我一起跑了。

那個人現在我還記得他的名字叫王可法，他是長潭村的種田的農人，他的娘也像我家一樣的被共產黨殺死，共產黨還逼他入他們的夥。現在呢，他仍舊逃回去種他的田了。

二〇，二，一〇，追記。

赤衛隊

王少梅

……這是我實地的經歷，也是我在共匪鐵蹄下生活的寫真，更算是我一段劫後的哀鳴。擴大的說話，也算得一部共產黨罪惡的暴露。我所能見到的，聽到，的在我的腦海中是永遠不會忘掉的；因為共匪給與我的痛苦與惡印象太深了的緣故。所以我脫離苦海以後，還能很詳細地寫得出來。我很希望普天下人們，都能對我這傷心的往事有一點同情；對共匪的蹂躪，有一點認識。所以我把牠投到 貴刊來。至於文字的不工，我不是文學家，有的只是一枝筆罷了。不過值得大眾閱覽的地方，就在牠是真實的內心感傷的流露呵！……

——作者來函的一節——

五月八日

天已明了。昨夜恐怖的夢魔，無時不在侵擾。外面的號聲，使我脫離這不堪驚怖的惡夢。其實，醒來以後的環境，更加令人害怕呵！同在一處的弟兄們，好似都是各具一種不可揣

測的心腸，誰也不知道自己的命運將怎樣的決定。還是被匪徒察覺了置於死地呢？還是被官軍拿獲結果了這一生呢？不論是那一方面的查覺或拿獲，總覺得這生命是萬難保全的。想那嘩拉拉的號聲，呼殺聲，兩旁觀衆的噓唏聲，笑聲……一切一切的送終的悲慘儀式，唉！想來令人寒心呵！

少梅，你在此地麼？

一種很熟識的聲音，衝入耳鼓，當我在草屋前面小便的時候。

——呵！原來是立生，你怎麼也來了？

這時我才把心放下來。

——可不是麼？那天共產軍殺進城來的時候，我家裏都逃走了，我是化作……

我急忙把手掩住他那不謹慎的嘴。

這不是談話的處所，且到那旁土地廟的後頭去吧！

我們裝做一種很大方很鎮靜的態度，直向土地廟走去，鬼鬼崇崇是要引起他們懷疑的。

立生繼續說：

——我是化裝作一個工人，才避免這難逃的災難呢！

——立生，你家裏的人，都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他們全去河西鄉下去了，刻下大概不會有什麼不好的消息，不過他們是一定以爲我們早已槍決了。

——也許是如此，我的生命，完全是那拉車的林老相救出來的哩！

——呵！洋車夫竟有這般胆量和義氣，也就了不起。

——胆量則有之，義氣可也說不上。不過我父親對於這些人素來是和氣的。我上學的時候，叫他的車子居多，所以結下了這一點感情。但是我也就做了一次他的外甥了！

——這算什麼，許多的人巴不得叫洋車夫清道夫一聲爹，還辦不到哩！

——那麼，你現在那一隊裏？

——第一大隊，你呢？

——第四隊，大概這幾隊是常常駐紮在一處的，我們常常談談話，總比舉目無親的好。爲着恐怕人家發覺，不便多談，各自分手了。真想不到在這裏遇到立生——同年同學而且最親愛的朋友，我的母親常叫他「同年兒子」的哩！

晨光原來是美麗的，可是被烏烟瘴氣籠罩了。少女般的嬌容，桃花似的浮雲，絲毫不能給與我們的愉快，只覺得面目猙獰的惡魔，奮抖他的翅膀，沾染着斑斑鮮紅的血跡。向人們冷笑：

他要蹂躪一切的人們：

他要幻滅一切的人生。

他要榨取人間的血液！涔涔！

他要造成恐怖的世界；

遍滿着悲切切的哀鴻。

他要把宇宙摧毀；

才能大快他那殘忍的心。

一陣烏鳥的號聲吹過，我們都上操場去了，殺人的技術，愈學愈加利害。唉！無非是人類的末運！

上下午總共操練了六個鐘頭，我的身體究竟不如這些弟兄們的強壯。隊長點名的時候，就很注意了，當時我心下好似開了蒸汽機的燭爐，突突的心懷鼓着熱火，冲上頭部，不覺一陣陣的暈昏過去，雖然不曾倒地，可也不大能自主了。隊長把名點過，我的靈魂好似才回復到我的軀殼來。

——萬一隊長說我的身體不像一個無產階級，我便直告訴他我是讀書的。不過父親是一個洋車夫，所以應在無產階級之列。

我是這樣打算着。

——不對，不對，洋車夫每天賺錢不多，怎能供給我讀書呢？……呵，有了，冒稱學校的免費生，或工讀互助生，自然有些像了，好在學校的人都走了，同學也跑了，他到什

麼地方也查不到，……的確，我就是這個主意。

主意打定了，直等到晚上，還不見隊長來呼喚，大概他也沒有工夫來注意我這渺小的隊員哩！

——老王，今天晚上有一個隊員和隊長決鬥，你聽到這消息沒有？
——沒有，爲的什麼緣故？

——唉！無非是搶老婆罷了！
——搶老婆麼？本來是誰的老婆？

——本來是張隊員的，他的像貌原也不揚，身體也不見得強壯，他的老婆的出身又是平江的一位土娼，叫做金花的，淫亂已極，情感自然不能維繫了。

——後來呢？
——後來我常常去勸合他們，這女人便愛上了我。

——那麼，你的機會很好，你又怎樣處置呢？

——我也不高興他，因為他既愛上了我，我要娶過來，她便成了我的老婆。但是誰敢担保她不再愛上別人呢？老實說，人家的老婆淫亂，我們是不在心上的。自己的老婆給人家。心下倒有點難過呢！

——你既不愛她，她便愛上了隊長麼？

——不，說來她愛的人太多了，老張拿得她沒有辦法，只能聽之任之。不過有一位姓林的，聽說是南京人，黨裏派來作政治工作的。那倒太欺老張了，明明白白當着老張作出不堪的樣子，那一次真把老張氣死了，演成一齣搶老婆的趣劇。

——那應當是姓林的勝利，因為他有黨做後台，披上一件黨的外衣，惡鬼也要嚇退三步呢。

——果然是姓林的搶去了，不到一個月，又被一個姓何的強占了。姓何的朋友多，一致對付姓林的，所以能夠得手。

——難道也是這女人所情願的麼？

——自然，他不情願，誰也不敢去打主意的，今天晚上的決鬥，便是這姓何的與我們的隊長兩人。

我聽了這樣的事情，想到人家說共產黨不僅要共產而且要公妻，果真不錯，金花這樣的女子，的確只能在共產社會裏，也就是野蠻的原始的社會裏容納得了。

聽了這一段搶老婆的故事，把恐怖的心懷和不知下落的父母都放在一邊了。原來隊長不來盤問，就是爲了搶老婆的公事呵！回轉到床上時，惡魔又在向我下攻擊了，自從到隊裏來一個禮拜，差不多沒有一夜睡得很熟的哩？

睡夢中忽聽得槍聲一響，却不敢起來，還是勉強閉着眼睛，昏沉沉的睡下去了。

五月九日

昨夜聽的搶老婆的故事，還不知下落，特意跑到老李那裏去探聽。

——隊長已經把那何隊員槍決了。

老李是這樣答覆，帶一種忿忿不平的神情。又繼續說：

——我本來就勸老何不要去決鬥，他說：「我們同是無產階級，在戀愛的立場上，是不分什麼隊長隊員的，何況老婆本是我的呢？我須得和他爭論，最後的手段。就是以武相向，這沒有什麼不可以的。」

——就理論上說，何隊員的理由很充足，可是爲什麼被槍決了呢？我這樣反問他。

——老王，你才有些獸氣，隊長有的是威權，有的是武器，你說是沒有階級，他早就在那階級的地位上執行他的強權把你結果了。口號自口號，騙騙人罷了。

這時我才知道無產階級的骨子是這樣的。

上操的確是一件苦事，唉！不知道要什麼時候才能重見天日，有機會逃得脫就好了。

晚上立生到我隊裏來，面色蒼白，語言戰慄。我立刻和他到一個僻靜地方悄悄地問他：

——立生，出了什麼事麼？

——不得了，這裏有一個什麼婦女部長，就是我鄉下的謝三嫂，她是和我家有仇的。設

或見了我，一定不會與我干休。

她與你家有什麼仇呢？

——說來也很長，因為她是一個農人謝三的妻子。不務正業，行爲不檢，放賭搓牌，無所不爲。我們早就反對這種人存留鄉下。不過使她最恨的，就是我們發覺了她和王四老相的苟且行爲。

——這樣的人，都能夠當部長，無怪乎共產黨不無惡不作。現在你怎樣辦呢？

——我想逃。

——立生注視着我的神情，立候答覆，我也躊躇了一會。

——逃是很危險的哩！萬一被拿獲了，絕對不會有好結果的。

——除逃以外，還有什麼方法？

——立生着急得很，他想到嚴刑的苦楚，也想到法場的淒涼，也想到生命的危機迫切，想到身首異處，血染鋼刀的慘傷。他不禁淚流滿面了。

就不能成事了。

——立生，現在別無良法，還是逃的好，我也是免不了一逃的。快些走罷。過了晚間，

立生低着頭，半嚮方頓足握手告別，在死氣沉沉的黑夜裏，向一條羊腸小道去了。

立生逃走，使我格外的放心不下，唉！

點點淚痕，描畫出我倆的離情；

星稀雲重，黑夜沉沉，荊棘叢叢！

別矣，吾友！掙脫樊籠，

揭示了光明的前程，

我謹在此祈禱，望你珍重！

★

★

★

最後還有一言自勉勉人：

——快把劍鋒磨利，

吸盡那魔鬼項下的血腥

堆聚無數魔鬼的頭顱，好比山峯。

那時我們可以臻世界於大同，光明之境。

悵惘了一回，轉身到隊裏，似乎他們都在驚慌的樣子。只聽得一聲呼喚，一個戴着眼鏡的長官從一旁走來，向衆人說：

——現在白軍已到附近五十里地的口口橋了。我們應大家知道我們的戰略。

一時，人聲都很肅靜的聽那人繼續報告：

——你們離開你們的地方，來到此地，是因為你們是革命的（？）赤衛隊，所以不能見容於白軍。現在你們如果想回到你們的鄉村，就只有積極參加這反白軍的戰線，殺退白軍，才是出路。

本來赤衛隊是駐在原來的地方的，我們自被虜以後，壓迫在這赤衛隊裏，隨紅軍退向這裏來。現在據那人的報告，似乎是要我們去打先鋒了，這樣沒有訓練沒有槍械的烏合之衆，

那能敵得下大軍呢？這明明是送死罷了。只聽得那人又報告說：

——有一件事，是你們應當特別注意的，這是我們作戰唯一的紀律，就是有進無退，進取才是忠於革命（？）退後便有死無生的，希望大家保障這革命（？）的勝利。

那人報告完了，我們大家都懸心掛心地靜候那死神的到臨。明明我們都是沒有受過訓練的，每人一桿梭標，怎敵得無情的槍彈呢？

在無意中走到一處黑寂寂地房屋前面，聽得房裏有人在悄悄說話，細聽時，有一個人說——那是千難萬難的，據探，白軍有一師人來襲取，當然不是我們所能敵得住的。

——自然呵！我們的開宗明義，就在保全實力，不過拿那些赤衛隊去抵抵，衝過去了，我們便追上去，退後呢？我們不是先一步逃走嗎？

另一人這樣悄悄地回答。

——今天通告上說：「我們要使戰略深入羣衆，不要採取狹隘路線，在部隊到每一地點

時，就須召集羣衆大會，報告我們的戰略，使羣衆不認紅軍爲退却，而是有計畫的消滅敵人，奪取政權，如是才能使羣衆不懷疑不恐慌，并有決心參戰。我們萬不要瞞着羣衆，讓羣衆走向敵人那邊去了。這種宣傳當然是很重要的。

——但是戰略既告訴了羣衆，安知他們不去告密麼？

——你真太默氣了，果真我們能進取時，那有不向前進的呢？萬一抵不住向後退，就只好驅騙羣衆，假託是戰畧如此誘敵之計。民衆素來頭腦簡單，一說就信以爲真，所以宣傳是有效的。

——萬一真正的探誘敵之計，又有什麼辦法防止告密呢？

——有的是辦法，上次的通告不是說過麼？在準備撤退時，須拘留地方上大批農民及有嫌疑的民衆等，送往後方作抵，宣告民衆，如白軍來有人破壞告密，即全部槍決，這是頂好的辦法。

——呵！原來如此，妙計妙計！不過最近我們準備向那方退？

聽到這裏，那旁一陣腳聲來了，閃過一旁，回身到臥室裏，心中想：

——共黨的詭計多端，欺騙民衆的方法也妙，但是識破了不值半文錢呢。

五月十日

我們赤衛隊全憑一桿梭標去打衝鋒，只算是明明的送死，機關槍一掃來，那怕不打得落花流水嗎？世界上沒有良心的人。真要算共產黨爲最了，他們只要利用民衆簡單的腦筋，拚命反抗中央，奪取了地盤，就可以遂他們少數人的私慾，這是多麼痛心的事呵！

今天下午，我們全部開到縣城附近，聽說是要去撲城。我們赤衛隊打先鋒，有槍的部隊押後，弄得我們前不能進，後不能退，唉！天哪，幾時能把這殘忍狠毒的禽獸——共產匪徒消滅呵！我真要啖他的肉，飲他的血，才能雪我心頭的恨哩！

一時，號聲鳴鳴了，大家心裏慌亂起來，敢不是剿匪軍要接觸了麼？上面的命令說，要我們臨敵時，大聲呼喊，使剿匪軍士到我們這邊來。又要我們假裝百姓，叫剿匪軍不開槍，我們逼上去了，再來肉搏，哼！哼！這真是笑話極了，戰爭豈是兒戲的事，用口號代槍砲，

那有這般便宜的啊！好好的官軍，要來加入這共產匪類，簡直污辱了自己的人格。就連祖宗也殘辱了。并且給養無着，到處臨時籌集，糧食隨時有恐慌之虞。誰願意來呢？當一個強盜，也還有劫富濟貧的時候，至於這共產匪簡直不論貧富，都是一派的欺騙手段，引誘過來，一經到手，便用高壓手段，想逃也逃不開，除非是死了才能！世界上沒有再可恨的罪人了。

——拍！拍！……

槍聲響了，開始接觸了，心中跳得難受，難道就是這樣結果了我的生命麼？天呵！親愛的母親呵，恐怕不能再見你們了。你千辛萬苦把你這被難的兒子教養到廿多年，可是沒有機會來報你的恩了……母親呵！你的兒子污辱祖先了，當了殺人放火的匪徒了。當了匪徒的兒子，死了是應該的，可是你的兒子并不是情願來當匪的，是被匪壓迫得不能逃脫呢，想不到在那該千刀萬剮的賊子攻入城池倉惶失走的當兒，就是我們永別的一剎那。現在呢？十成中有九成九是難得逃出這污辱了的命根子的……唉！天哪！我是準備着永遠離開這殘酷的人類世界了，但是我有一小小的要求，槍彈臨降到我的頭上時，望你快快的結果了我這小小

的靈魂吧！……只求你不要使我受苦太多了……

——殺呵！殺呵！殺！

一陣陣的殺聲逼近，接着我們這邊也是一遍的呼喊，我也只得隨聲附和，跑上前去，也不知道什麼死與活了。

槍聲漸漸地密了，這不是我們的，是剿匪軍的機關槍的聲音，一霎時，鬼哭神號，風雲變色，血染黃沙，殷紅滴滴，彈飛肉屑，片片腥臭，斷手則足，割耳削鼻，種種慘狀，不忍目觀，唉！誰無骨肉，這般自相殘殺；誰不是父母所養，這般痛苦不堪，……人類，人類，戰場上的人類，簡直是殘酷毒狠的了。

這時官軍看看殺進我們陣地了，從此更加緊張起來，我既不願為共匪助暴，也不願為共匪犧牲，我更不願戕害我革命的同志——剿匪軍士，我以為我的方法就在躲在坎地裏，或許有逃出匪伴的機會，可是殺得太緊了，坎地裏那裏是藏身之所呢？墓地裏。

——呀！

我倒地了，我昏過去，一切都不知道了。當我覺得有些痛楚的時候，那種痛苦馬上又超過我的抵抗力支持力，又不能知道了，這樣的過了好幾時，大概有血流得太多的緣故，我終於蘇醒過來，我覺得痛楚，也覺得疲倦，我真無力發覺我的傷痕在什麼地方：有多大的窟窿，我只覺得我的左手臂上痛得很。

——大概槍彈穿過了我的左臂麼？

休息十分鐘以後，可以思想的時候，這樣的問自己。勉強的抬起頭來，轉向左邊看去，呵！碧血已染遍衣衫了，原來是無情的槍彈，給我的左手變成永遠的殘廢了，按骨已是粉碎了，我發覺了傷痕，不禁心傷欲泣，這時候槍聲已去遠了，我只爲着這無價值的犧牲悲痛。

天那！呵！

一陣酸心叫哭的聲音，送入耳鼓。

——難道還有人也被打傷在這裏麼？

我這樣想，同時向兩旁望去，果見一個人在呻吟着。他的痛苦，在那樣沉重辛酸的呻吟中表現着比我還要重，原來他的腿差不多被馬刀削去一隻了，正在悲人自悲的時候，忽然一個問題衝入腦際。

——爲什麼沒有把我們抬到醫院裏去呢？他們不是說過紅軍裏也有後方醫院麼？我便把這個問題去問那同樣被傷的人，他答得最是有趣：

——我的腿斷了，你的手也殘了，梭標槍桿不能拿，路不能行走，戰鬥能力也就失掉了。失掉了戰鬥力的人，誰拿他有什麼用處呢。沒有用處的人，共產黨是不再要的了。後方醫院的設備，不過爲他們少數人而設的。我們的要求，只要能收收屍骨，就是奢望了。

——這是你心裏揣測的呢，還是事實呢？

——我來到共產軍已經一個年頭了。沒有來之先，我是他們的敵人，在戰地上，我被他們的標語宣傳打動了，兩軍對壘的時候，在陣地上，他們高聲呼喚說，過來的有賞，一律平等，官長兵士共有共享，我想這是多麼便宜呢？

他停了一會兒，呼吸平和平一點，又繼續說下去：

——那知道入了他們的隊伍，就無法離開了，對於傷兵，多半是讓他們在碧血沙場自生自滅，……現在我是很懺悔的：懺悔我從革命軍跑過來，懺悔我反抗了革命軍，懺悔我蹂躪無辜的百姓，……一切一切的罪惡，我在共產軍裏都親身作過見過了，我不恨他們不要良心讓我們受傷的自生自滅，我恨我不該不加考慮的逃跑過來，……我真不能繼續生存下去了，呵噯……

又停了一會兒：

——我真要離開這人世間才能洗清我的罪惡和恥辱呢……唉！

聽到這裏，只見他舉起那戰慄不定的手腕，摸素腿的下面，突然抽出一把雪也似的小刀，向胸前猛刺。

——呵呀！快不要……自暴自棄呵！

我這樣叫他，同時想翻身過去施救，那裏能動彈呢？手臂之創傷，經過這激蕩更加利害

了，在我昏過去的剎那間，那位血性男子的生命早已結束了。這樣的人，誰也會佩服他到萬分，至少比被屈服於共黨的人爲知恥辱。不過共產黨的虎狼似的心腸，固然令人痛恨，只是我以爲自殺是無用的。我們不應消極，應當積極地謀殲滅此豺狼毒物的共產黨，才是我們應有的行動呢。

一時脚步聲漸漸由遠而近，大概有人來了。

——唉喲！救命呵！救命！

我用這悲慘的聲調，使來的人知道救我這百劫餘生，只是那人掉頭而去了。仔細看來，那人便是我們的所謂隊長帶了隨從的幾個士兵。

同隊的不同隊的過去了不少，救命的希望也就不斷地進行，始終是沒有理我這殘廢了失了戰鬥力的可憐人，我真痛恨極了。這一班沒良心的人，果真見死不救嗎？我難道也免不了自殺麼？難道只有這條死路給我這不幸的人做麼？

一陣陰風吹過，烏雲漸漸聚積天空，快要下雨了。不到一刻工夫，黃豆大的雨點，自空

中向下掃射，可憐這不能動彈的負傷者呵！那裏禁得起這般的摧殘呢？血漬被水所侵，格外鮮紅，傷痕被雨打擊，愈加疼痛，衣服吸水沾身，寒氣貶骨……這種情況，誰也伸訴不了，這時死神又在我的面前引誘我，自殺的念頭又起伏在我的心頭，我不是消極而自殺，也不是把殲滅共惡的志氣放棄，却是忍受不住這般苦楚了。

——好罷，就是如此結果。至少比被共匪蹂躪的好呵！

這樣決定以後，精神反倒愉快多了，慢慢地移動我的左手，向身旁摸那無情的梭標，明明聽得有人走近前來，我也不想再向這些豺狼乞憐了。

——老王，吸嚥！你這等狼狽不堪了，快來，快來。

在絕不料有的事情，常常可以於無意中發生；在決心自殺的當兒，倒有人認識我了。睜眼看去，原來是上次告訴我隊長將和張隊員決鬥那件事的老李，我不禁痛哭起來。他也垂淚不止。

這一條劫後餘生，就是這樣的救下來了。若果真的自殺了，誰會來訴這一段傷心的往事

呢？

八月廿日

這一月來，全在醫藥中討生活。恐怖，痛苦，單調，鬱悶……；都是使我感到無窮的悲痛的。可是在這烏烟瘴氣的環境之下，有什麼法子可以得到安慰呢？只是老李，救我的那位恩人，我真感激他到十二萬分。他不僅把我從沙場上抬回來，而且盡力的替我醫治。在我所知道的共產黨，絕對不會有這樣仁慈，這樣重情感的。我想此中必有一個原因。這時，老媽媽走進房來了。這位媽媽爲人也是很好的，老李把我寄在這裏醫治，她也就視作自己的人一樣看待，所以我十分感激她，據老李說。這老媽媽是他的外婆，所以打擾是沒有關係的。

——大爺，你今天覺得怎樣？

——一種老而精神矍鑠的目光，注視在我的面上。我馬上回答她：

——今天好多了，老媽媽！

——我們李三爺要我多陪伴你說說話，但是我看你好像喜歡睡的樣子，所以沒有來擾你

——謝謝，我是因爲恐怕你老人家事忙，加之打擾得太久，所以不敢勞叨。

——大爺，你不要客氣，你知道老年人是很愛惜青年人的，我生性就痛愛這班有志氣的。所以只要我有力量，能夠做到幾分，就做幾分。當然呵，我們這種生活應當不是你所能受得了的，只是想起槍彈下的生活；；；唉！

老媽媽說到這裏，忽然停下來。在她那仁慈的面龐上，加了幾線縐紋，表現着無限的悲哀似的。可是，她的話中似乎「話裏有話」，什麼不是我所能受得了的，難道發現了我的真情感？我很想問他的究竟，但又怕反而不美。這時我真覺得萬分難過，免不了面紅耳赤，只得裝着發熱，躺下去了，

——老媽媽，我很想喝一口水，不知道有沒有？

——有的，我馬上去燒來。

老媽媽去了。我便趁此機會對於這話中話。加以考慮。我想老李和我，不過是性情相投

的一位隊員。他是一個共產黨，這是無疑義的。他又是一個自耕農，這是他告訴我的。無論如何他不會和我有什麼關係的，更無從知道我的內幕，他為什麼對我這樣好？老媽媽對我好，自然是老李的關係，受了老李的託付，但是為什麼說起這樣的話？而且說了一半又停下去，似乎是祕而不宣的。假如我因為她說這句話便去盤問他，設或她說的無心，我聽的有意，因而發覺了我的內幕，那於我的生命是很危險的。但是，若是不問究問究，我自己也毫無準備，那麼有什麼不測的事發生時，我只能束手待斃了。我是這樣的推想了十分鐘。老媽媽走進房來，我也決意試探試探。

——多謝你，老媽媽！

——沒有什麼，招待不過，望原諒才是。住在我們下戶人家是受罪的一樣呵！

——老媽媽。你真太客氣了，我和我的外孫是一樣的人，我也就是你的外孫一樣，何必這樣客氣呢？我真有些不懂的地方……；……；……

——王先生，這話……；……；……

說到這裏，我真發急了，她由大爺而竟改爲王先生了，這不是明明白白的知道我的內幕麼？

——老媽媽，你真老了，你怎麼叫我王先生來了？

——你在這裏是很安全的，你無容瞞着我。不過不向外人宣佈就是了。

——老媽媽，越發說得奇離了，我有什麼瞞着你呢？

——我知道你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工人，而且你是很有才學的。你的志向很大，你的前途很有希望，我們李三爺是這樣告訴我的。

——老媽媽，快低些說，老李和我以前並不認識，怎能知道呢？這是他們說得騙人的。

老媽媽，你看我們紅軍怎樣？

我想從這方面或許知道老李的真像。

——有什麼好呢？快要下台的。世界上那裏有這般匪黨可以成功的。

——老媽媽這話怎講呢？我們紅軍不是很好的麼？我們的口號是擁護無產階級，這種革

命是有成功的希望的。

——唉！共產黨能夠成功的話，誰也不會相信。我也不會讀過書，我只有一些譬如：古時候不是有黃巢作亂嗎？黃巢何嘗不是想奪天下麼？但是他們只是匪黨，俗話說：「黃巢殺人八百萬」，人心都不服他。所以後來沒有成功。又如李自成黃巾賊等等，都是殺人放火的匪徒，沒有一個能夠成功的。現在這共產黨，就是一個殺人放火的匪黨，人心那裏服他呢？何況殘忍毒辣，天也不容，還談甚麼成功不成功。

——那麼，老媽媽，你看見共產黨是殺人放火的嗎？

——怎麼沒有看見？上次張家大屋裏的何八老爺，因為收了一百石租，便說他是資本家，限定他捐出二萬元。可憐他們一家八口，僅只有這幾畝田地，那裏夠用呢？莫說捐二萬，就是二百，恐怕也捐不出來呢！

——既然捐不出來，他們把那何八老爺怎樣辦呢？

——說來也令人寒心。他們做成一頂高帽子，上書「土豪劣紳何奎元」七字，戴在何八老

爺的頭上。他們整隊在路上遊，這叫做遊鄉。何八老爺是有點皮氣的人，一生正直無私，生成的白雪肝腸，堅冰骨格。不肯趨炎附勢，奔走權門。所以他的學問雖好，才略雖高，終身不能得志，已經是悲憤極了。現在眼見這班豺狼成羣結黨，無法無天，怎能不氣憤呢？所以他便破口大罵。一班看見的人，無不暗中垂淚，代爲不平，這班共黨見了何八老爺很得人心，更加痛恨，於是變本加厲的益發利害了。

——怎麼何八老爺很得人心便更加痛恨呢？

——你是聰明人，難道不知道麼？何八老爺爲人是很正直，與共產黨水火不相容。共產黨特意要把這種人除去，才能使一班人害怕，不得不服從他們了。所以他們說何八老爺是反動派。

——呵！原來如此，那麼後來何八老爺是怎樣的呢？

——後來他遊的地方多，趕着看的人也多，何八老爺更罵利害了，他們便想出一個法子，用鐵絲穿着他的舌頭，牽着走。這一來，他罵也罵不成聲了。但是何八老爺並不因此住口

還是高叫殺絕共匪不止。共產黨看見他這般硬漢，便把他在一個草坪上殺了。

——何八老爺的家裏人呢？

——男的都殺了，女的少的便逼着當什麼慰勞隊。

——慰勞隊是慰勞士兵的，那要算是沒有危險的。

——唉，那有這樣的好事，共產黨的慰勞隊，其名是安慰士兵，其實就是教她們解決匪徒的獸慾哩。何八老爺一家人，都是有些骨氣的，看見家裏人都遭慘殺，自然無心活在世上，不服從他們的命令。可憐，他們比殺還死得苦呢！

——怎樣死的呢？

——都是輪姦而死的。唉，一家人就是這樣完結了！

我們沉寂了一回，感喟了一回，老媽媽又繼續說起來了：

——還有許多許多不忍看的事哩！

正說到這裏，只見老李匆匆地從外面走進來，一眼看見我和老媽媽在說話，他很高興的

說：

——今天好多了麼？談話也不可太久，休息休息吧！我現在要送一個條子到五區去，教他們趕快辦差哩！我特地趁此機會回來看你一趟。

——謝謝你，到第五區有什麼差事？

老李見我問他，便在懷中檢出一個小紙條，交給我看並說：

——你看這上面的字，錯了幾個，這真笑話極了。

接過條來看時，上面寫的是：

火急抓幾名來扎程，便要慰勞前方右致

第十三鄉婦女部

謝

——上面寫的是什麼意思，我不大懂得。

——她的意思就是要十三鄉派幾個女人去打草鞋，並且到前方慰勞兵士。你看這條子上

能夠認得清麼？

哈！哈！這真好笑極了，派字寫成抓字，打字寫成了扎字，稗字簡直不知是什麼意思，並字寫成了便字，慰勞寫成了熨勞。如果不說清百，那真不會了解的。這是什麼人下的條子？

——這就是那位什麼謝部長寫的，也就是立生的仇人。

老李說起了立生，我却不知道立生和他也是認識的。這就有些原因了。我想我的秘密，大概是立生告訴他的。但老李爲什麼這般對我好呢？難道他也是和我們同情的麼，我便繼續的問他：

——不就是所謂謝三娘的麼，你怎麼知是立生的仇人，你也認識立生麼？

——我怎麼不認識，他和我是很好的，志同道合，什麼話都說過。老實說，你的真情，我都知道，不過你大可以放心，我們現在……

老李說到這裏，忽然停下來，向外裏張望了一回，才繼續說：

——我們已經團結了好幾十人，反對這殺人放火的共匪。一俟有些機緣，再行動手。立生告訴我，你是不個很有志氣而且很有才幹的人，所以格外招扶你，希望你替我們打主意的好。

這時我真興奮極了。我到這時，才知道老李的爲人：才知道他們的行動；才知道這共匪中間，也有不少的朋友人哩！我因爲這事非常重要；便對老李說：

——老李，你快去罷，我們的事，萬一洩漏，那就遭了。在沒有成熟的時期，是要特別忠於職守，才能使他們不見疑。我們的話以後再細談吧。

老李去了，我也就睡下來，心下異常愉快。我在床上的光陰，就在打算我們的計劃。

八月二十日

昨夜睡眠太壞，因打算破壞共黨計劃的緣故。我想這計劃是要我們有決心才能成功的。如果我們大家存着必死的決心，那麼我們是可以勝利的。不過我們對於共匪的罪惡，應當多知道一點，尤其要多告訴人家，才能使人們對萬惡的共黨，有深刻的認識。因此我便和老媽

媽談昨日沒有談完的話。

——老媽媽，你昨天不是說還有許多不忍言的事麼，請你再多告訴我一點。

——說來多着呢？就在這上屋的馬三道士，他現在被舉爲執行委員了。他是我們地方上最壞的一個人，他常常黑夜裏，在山裏做鬼嚇人，日裏便說三道四，什麼這地方有了不得了的事將要發生呵！說的鄉裏人，都怕起來，於是大家都出些錢米給他請他送鬼。其實這鬼便是他自己作出來的。這還是小事，不過騙騙錢罷了，後來他和朱七麻子的妻子私通了，硬把朱七麻子嚇死了，便無法無天的和朱七娘形同夫婦。地方人看的不上眼，大家告了他，把他驅逐出境。這些事別的人還不要緊，可事把他的老子（父親）真氣極了。於是貼一張逐條，在大舖上（市上）說與他的兒子，今後脫離關係，不許他進屋，憑良心說，像馬三道士這樣的人，的確應該驅逐的。

——那是自然，驅逐以後，便到什麼地方去了？

——這馬三道士既被驅逐，便在瀏陽加入了共黨，共產黨看見他真是一個流氓地痞，也

就特別歡迎。加之他是學道士的，認得幾個字，念過幾年雜字幼學之類，在共黨中就算是好學問了不起的角色兒。所以馬三道士便一躍而爲什麼軍委了，這一來，他反臉不認爹娘了。

——難道當了軍委，就與父母爲難嗎？

——可不是麼？馬三道士他這時全不想他的母親懷胎十月，全不想父母養育之恩，全不想烏鴉能反哺，全不想人生只有父母恩最重，他一回到家，就把他五十多歲的父母殺了。

——呵呀！這真是出人意外，他不養他們就是，何必殺他們呢？

——這件事在稍有良心的人看了，是很難受的，但是據說共產黨對於這種殘酷的人，最重用而且最需要哩！

——既知共產黨是狼狗心腸，他的父母何以不早逃開呢？

——原來他們本要走的，知道他的兒子是沒有良心的。不料馬三道士假言假語的騙他們，說什麼不用走，不用怕，他倆信以爲真。可憐，幸至遇害了。

——唉！殺父母的事，我聽見說過，只是不相信竟有這樣的事，現在你親眼看見，難怪

共匪不殘忍不毒辣呵！

——共產黨殺父母的事多着呢，就是現在彭德懷的妻子，聽說是平江的共產黨。以前因為淫蕩，被丈夫和翁姑驅逐，後來而竟把翁姑丈夫全殺死了。你看共產黨的人心，多麼險惡呵！

——話又說回來，老媽媽！你怎麼說的話完全是與共產黨反對的，你們不是無產階級嗎？共產黨口口聲聲說擁護無產階級，為什麼你們反而不滿意他們呢？

——可憐的大爺，你真是不知道無產階級的人了。你可曉得無產階級的想頭麼？

——無產階級的想頭，總不外想作一個有產階級，大家都想享太平日子罷了。

——可不是麼？我年紀也老了，書也不會讀過，只是長了這幾十歲年紀，人情世故看得多，總覺得有一個理字。大家不講理，世界就亂了，你看世界不太平，就是大家不講理呢！

——老媽媽，請問共產黨對無產階級是不是講理？

——什麼理，要是講理，就只能各人發憤積幾個錢，一年多，二年多，那時才能買進一

些田畝。這才早照理去做。現在他們的共產，獨直就是把人家的拿來共了就是。世界上那有這樣便宜的事呢，如果真的保得共產長久，那就是真正沒有道理了。

——爲什麼沒有道理呢？共產黨不是說地主們的土地是劫搶來的嗎？

——這是笑話。我只就這鄉裏說，現在發財的幾家人家，兩三代以上，沒有一家不是作田的。祖宗辛辛苦苦買下田地給子孫，也是有道理的。雖說你們讀洋書的……

老媽媽說到這裏，忽然把頸項一縮，舌頭吐出，表示失言的樣子，繼續的說：

——讀洋書，人家聽了是不好要的。

——不要緊，請老媽媽說下去罷！

——我聽說讀洋書的說，祖宗留下子孫的錢不應當享受那麼多，我却不懂得是什麼道理。不過我以爲得自祖宗，至少要比共產黨搶的好些，你看呢？

——那是自然，現在不過抽一點遺產稅，也是應當的。

——稅不稅，我也不知道，我看這樣的世界，將來真的不得了呵！

——爲什麼呢？

——那不是明明白白的麼？共產黨都只想去共人家的產，發奮做事的人，都沒有想頭了，辛辛苦苦的結果，都被人家拿去了，還幹他做什麼呢？人心一樣。你愛享人家的現成，人家也就不當豬了，并且聽說共產黨把所有的東西都歸公家，那麼無產階級更沒有想頭了。

——老媽媽說的，都是大道理——

——慚愧慚愧！我們老了。但不老也就不會知道。那些年輕的人不老成，一見新奇的事，就去附和。尤其是流氓地痞，懶吃懶做的人，就喜歡共產黨。你想這些人也會成什麼大事，豈不是笑話嗎？哈哈！我們鄉裏人，就只曉得鄉裏的道理，你不要見笑呢！

——這些事只有真正鄉裏人才知道的哩！

——哈哈！今天說得太多了。你歇歇罷，我去作飯等一會兒，我們李三爺就要來看你的。看他帶了什麼新奇的消息沒有？

老媽媽的話，大可供我們的研究，這大道理就只有三民主義才合得來，這種民間的意見

，着實是很可寶貴的，對民間宣傳，越發有方法了。

今天談話太多了，精神非常疲倦。加之天雨未止，手上創處有些疼痛，躺在床上，昏昏沉沉地假寐。當這夜闌人靜，細聽雨聲，不覺信口吟出：

很清晰的聽到窗外淒切的雨聲，

便知道這時候已是夜闌更深。

人們都已睡靜，

只留我這劫後的餘生，

獨對着你孤燈——哭喪。

※

※

※

把這淅瀝的雨聲細聽，

激動了我孤寂的心情。

往事新愁理不盡，

來自內心的淚水！潸潸！

伸頭往窗外探聽，

只覺得墨黑的天色，苦雨淒清。

聽不見一點人們的聲音，

看不到些微的閃耀的光明。

這雨夜的情景，

象徵了這黑暗的前程。

你惡魔似的怪物瞞！

我要把你碾成碎粉，

送你到那清涼的荒塚。

八月二十二日

五六

昨日老李一天沒有來，不知爲了什麼事忙，大概他今天可以送給我們一些新奇消息罷。正在望他，而竟他來了。老李手裏拿着一張名單，向房裏走進來，

今天好多了麼？昨天爲了羅大老相的事，跑了一天，所以沒有來。

——羅大老相是誰，他有什麼了不得的事麼？

——正是如此，羅大老相本來是一個很好的人，我們都知道的。現在僱農工會有人說他是反動派，所以我們邀集許多人，替他保一本，看能主效否？

說時。老李把羅大老相的呈文提過來，我看時，上面寫的非常悽慘，差不多一字一淚，具訴申明人羅承烈，年庚五十二歲。民居第五區十二鄉一村，率子耕作營生。自民國十五年農會停止活動以後，諸事未理。因在成不好，天災人禍，日食難敷，故此邀同同村人張四麻佃屋作小本經營，燒石灰爲業。地方皆知之。今年正月，民往縣收買煤炭。來來去去，買至五月初七又往縣南買炭。十一日紅軍進城，砲如雨點，居民驚慌，無

處可棲。民隨往盧莊山船上暫住，隔日返家。因道路不通，故未回鄉。且聞得家中谷米空虛，無處移借。隨船想到西路採辦谷米，又因聯防兵阻隔。延擱日久，不料身老體弱，忽染熱病。延至六月初二回鄉。聞聽有人與民宿有仇恨，因以前借錢不遂，故來報仇。晚間糾合多人，組織黑殺隊，蔣民友張四麻殺死，將石灰鑿打壞。民家本錢，完全落空。以前因路途阻隔，身邊款項用盡，祇望回鄉，現在回得鄉來，家財又被仇人所暗算，零磚碎瓦，已換不得幾文錢，值此百物昂貴之時，何以爲活？痛哭三日，本想自盡，一了百了。繼思妻弱子少，全靠民一人養活。民死不足惜，其於弱妻少子何？思之再武，唯有另謀生計一法。適同村人李長武家，須雇用長工一名。民聞信卽往要求，李長應亦甚合意。乃約於次日上工。不料三日後，此事爲雇農工會所知，立卽派人通知民，迫該加入工會，才能承認與人作工。未加入工會卽與人工作者，除補繳費錢外，罰三個月工錢。東家亦須罰一半。此項條規，民實無從知悉。且工會費錢要一元，季費一元，追款三個月，合洋六元，總共要八元。民實無力籌措。親友亦多貧窮不堪，而工會又罰三

甚急。一日不辦妥，即是反動派。民只急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除死以外，再無別法。乃於二十日自縊。不料又被村人救起。村人主張將此實情，具文呈報鈞府，設法救急。或制止雇農工會判決反動，或開恩通融，免繳各費。總求施恩，不勝待命。謹呈五區十二鄉蘇維埃政府

證明人○○○○
○○○○

這種傷心的事，真是目不忍觀，而雇農工會的猖獗也就令人髮指，像羅承烈這件事，我想共產黨有意買獲農工，大概是可以准許的，只是黑殺隊是什麼意思呢？我便問老李：

——呈文上可說得一字一淚了，黑殺隊是怎樣的呢？

——黑殺隊麼？可以說赤色恐怖下最令人害怕的魔鬼，大凡在所謂蘇維埃政府沒有成立的地方，共黨就可借這黑殺隊來殺害他們所不喜歡的人，

——那麼，是怎樣組織的呢？

——就是本地鄉民各人在黑夜裏拿取自備的梭標，結成一隊到仇人的家裏去殺，大概被

殺的總是有的一些仇的，所以今天你殺我，明天我殺你，殺來殺去，殺得鄉民都不能安生。

——這難道是共黨有意如此麼？

——自然，共產黨就是利用鄉民自相殘殺，於是各不相信，疑忌叢生，反抗他們的事自然很難發生，而且殺得黑白不分，加以各種恐嚇，說什麼官軍一來，就要報仇，因此都跑到紅軍裏來了。

——原來如此。共產黨之利用鄉民，也就無以復加了。

——說起黑殺隊，殺人還要藝術化呢！

——呵，藝術化的殺人，是怎麼樣的？

——方法多着呢。據他們說，他們最喜歡的有幾種殺法，一認是鴛鴦同命。

——顧名思義，應當是男女同殺了。

——沒有這樣簡單，他們說這種人應當死得有趣一點。因為他既能夫妻同睡，便不是無產階級的生活，所以這種殺法，是先後牆上攀過去，探得夫妻同床，便把門打開，捉下床來

，將男女衣服脫去，用繩子面對面繫在一塊，然後將梭標從男人的背心殺進去，直達女人的背心，又從男人的頸上殺進去，直達女人的頸後，再從男人的尾骨殺進，直達女人的尾骨，這樣便叫鴛鴦同命。

——唉，這真慘極了，還有呢？

——還有叫作狗頭扎，這就是包文拯的龍頭扎，虎頭扎，狗頭扎的意思。不過殺法略有差別，他們先把牆壁挖一個洞，使人穿過，洽露頭出時，一刀砍下，頭落地了。此外藝術化的方式多，各人喜歡怎樣殺，便怎樣取一個名兒。

——同鄉人殺同鄉人，不怕認識的麼？

——自然有認得的。不過真正太熟識的人，就不去動手，只在外面守候，並且用一種面罩遮蓋的。

——也有自己殺得自家人的麼？

——怎麼沒有，不過較少罷了。其實總是自己殺自己的。因為你不殺人家的人。人家也

不殺你的人。這樣豈不是你殺人家就是殺了自己的人麼？

——那是當然，仇讎相報，了無已時，唉！大家嘆息了一回，老李把羅四老相的呈文送去了。

八月二十六日

前幾天手傷已愈，老李報告給區委聽，區委要我在蘇府（蘇維埃政府）裏工作，當當司書。暫時只得藉此棲身，徐圖我們的前路。

羅四老相的事。昨天我聽得有人說，區委因為他老了，只能作工，不能當紅軍或赤衛隊。不願幫助他。作工於共產黨是沒有什麼好處的，所以他們覺得富願犧牲這條小命，不願減殺雇農工會的赤焰。所以那一封血淚書，那一段傷心吏，訴與狼心狗肺的共產黨，全是枉然。親愛的農工們，你們要認清共產黨的利用政策呵！

今天同事的人說，昨天捉了一個反動派，將在今天開審。唉！不知又是什麼私仇，又是怎樣的施刑哩！

下年一時，區委都來了。開審所謂反動派的罪人。我以司書的資格，坐在案端紀錄。只見區委中有三人升坐，森嚴可怖的心理，驟然地突破了平靜的心情。移時，幾個赤衛隊押解一人上來。看時，原來是一個年近四十多歲的農民。站在一旁，他那慘白的面色，象徵了他內心的恐怖。

——你叫什麼名字？

——我：：我叫張俊臣，大：大人呵！我實：：：實在冤：：：冤枉呵。

——誰問你冤枉不冤枉，混蛋，你住在什麼地方？

——我：：：我住在本區十鄉王家壩。

——你向來是幹什麼的？

——大人，我本來是學篾匠的。近年來因生意不好，沒有工夫做，借得幾畝田地種種。

——現在有人告你是反動派，你知道麼？

——昨天我就知道。大人，我實在是冤枉，上屋羅七皮匠，和我有仇，他告我是坐探，

可憐！大人，豈實在沒有這事……

——哼！你既知道人家告了你是坐探，你快把其餘的人招出來，便不殺你。

——唉呀！大人！我自己確實不是坐探，我那裏招得出什麼人來呢？天哪！冤枉呀！大人呀！伸冤呀！

這犯人此時號淘痛哭，區委見他鬧得太兇，大喝一聲「打」！兩旁赤衛隊，齊舉竹板向腰間砍去，犯人無處躲避，痛極了，馬上跪下來。

——大人呀！我實在不知道……大人是有眼睛的，青天爺爺似的明白的……

——少放些屁。我問你：你說羅七皮匠與你有仇，這事並不是羅七告你的。

——大人！一定是這沒有良心的。除羅七，再無別個。

——羅七告你，他是有證據的：你看！

區委拿出一張報紙，上面是「國民日報」四個大字。記載些什麼黨務新聞，及蔣總司令的消息。

——這上面說了我的什麼，我又不識字的。

——這就是你的鐵證，這報紙是反動的（？）有這報紙，就是坐探的暗號，你還想抵賴嗎？

——青天呀！這報紙，你看，是舊的，不是新的。他是用着包東西來的。我是一個光眼瞎子，又不認識，那知是反動的「？」報紙？

——區委見他說是舊的，忙將報紙拿給我看，

——你看這是什麼日子的報？

原來區委也是瞎子，認不得字。當然，年月日他們是可以看得清白的，可是年月日在報紙的那一端，他們是找不着的。所以拿來問我。區委區委，你真太不成形了。

——是八月二十日的報。

區委聽我說後，馬上動怒起來。

——你這混蛋，明明是最近的報，怎麼說是舊報？

呢！

——大老爺，我是不認得的。我說的舊報，並不是指日子，我是說他沒有人看了的廢報。

——放屁！這混蛋強辯，狡猾，來！抽他的條子。兩旁的隊士一齊動手起來。把他壓倒在地，脫下小衣，用皮條抽起來。犯人只受抽一下，便大叫起來，娘呵！爹呵！的亂叫不止，區委却在上面相視而笑。可憐他已是皮開肉裂，血流滿地了。人到了四十歲以上，這種刑法就有些受不了。抽了以後，犯人慢慢地從地下爬起來，可是站立不穩，立時又倒下去。唉！不絕於耳。熱淚橫流，號洵痛哭！

——天哪！實在冤枉極了，我何嘗探得什麼消息呵！

——誰冤枉了你，趕快從實招來，免受刑法。

——青天爺爺！我；實在沒：有什麼可招的。

——還不招麼？來！

又是幾個隊士，把犯人的雙手反向後面，用一根繩緊緊地繫着雙手拇指，倒懸上去。這

一來，只叫得兩聲「娘哪」，早就不見聲息了。放下來時，已昏過去。隊士替他施人工呼吸法似的治法，他才微睜雙眼，低低的叫一聲「唉喲」！再停了一會，他才知道這次的刑已是過了。

——現在招了吧！

——我已是死去活來的受了苦，你要我招，是沒有招的。我甯願受刑而死，不願冤枉的苦打成招。

那犯人此時知道區委的用心了，並且知道他的生命是不能延長下去的。但是他要他屈伏於共匪之下，也不乾心。

——那麼，你還是強硬，不怕受刑的，來！

這一次更加利害，把香燒燃，一炷在前面往鼻眼裏燻，一炷在背上燒，那犯人一刻工夫，由大動而小動而不動了。隊士見他昏過去，於是用水施救過來。

——我是不想活了的。我今生受了你們這狠心狗肺的苦，來生我是要請你也嘗嘗的；唉！我：很可惜了，沒有真的做政府的坐探：我更可恨，我沒有拿一枝梭標殺你們幾個狗頭

；唉！

他蘇醒以後，很勇敢地憤怒地這樣痛罵。區委見他沒有供出什麼，便叫人依舊押起來，明天再審。大家退回宿處。我這天的晚飯，一粒也吃不下去，那種血肉模糊死去活來的慘狀，和那區委的狠毒猙獰面孔，永遠存留在我的腦子裏。

八月二十七日

今天頭痛發熱，手創又痛起來，只得請一天假在宿處整整的躺一天，不會起來。

今天沒有什麼事可記的，僅僅收到幾本小冊子。有兩本是什麼紅軍軍士學摘要，士兵的話等等。又有兩種油印的民歌，通告上說要區委教給農民去唱，這歌謠上面，有許多簡直不通已極，也就無庸記載了。

八月二十九日

今天無事，隨意走到管犯人的張八那裏，這張八也是我們一類的人，所以我也就敢於去探聽那受罪的犯人的消息。

——張大哥！有工夫麼？我們談談。

——沒有事，請來坐着談罷。

——他們出去了麼？

——不要緊，那賊子出去醫眼睛去了。

賊子是一個禁子的小名。因為他原是一個做賊的人，所以叫他賊子，二則他最喜歡弄勢，區委就是他的祖宗。平日鬼頭鬼腦，聽了什麼話，都去密告區委，所以叫他個賊子，實在還便宜了他，我聽了賊子已出去，也就大胆到張八那裏去談天了。

我當時便問他那天被審問的坐探，現在怎樣發落了，他告訴我說：

——那人早已到陰間去了，

——怎麼，幾時死去的，怎麼死的？

——就是前一天死的。原來那犯人雖是鄉下的一個農民，却也有些志氣。最初他只以為共產黨是有人情可講的，對於誣告是可以分辯的。那裏知道這般沒有良心呢？所以他既受那

次的刑以後，他對於共產黨的骨子，便看清楚了，宣傳是宣傳，事實是事實，完全就是一種掛羊頭賣狗肉似的西洋鏡。

——這是千真萬真的。

——他既看清了，也就絕不希望再能活在世上的恩惠，他秉着他生成的天性，大罵共產黨不止。那賊子是那狗區委的心腹，聽見他罵，便去止住他。那知他絲毫不服，反而動起手來，把鎖在頸上的鐵扭子望賊子打去，說：「我張俊臣到了今日，總是一死，一扭子打死你這走狗，也就甘心。」這一下真把賊子的鼻梁打破了，血也流了不少。

——賊子豈是老實的，他怎樣處置他呢？

——他馬上報告區委，說他想衝檻，區委也就即刻升堂復審。

——那麼，又要受刑了。

——那是逃不脫的。「猴子抱棒」，「採扛子」，「坐鐵椅」，大概都嘗過了。

——他在被審時，還罵不罵？

——怎麼不罵，罵得他們狗血淋頭。

——痛快極了，他供什麼沒有？

——一字也不會供，只是忿罵。

——好漢，了不起，最初他大概是受了共產黨的宣傳，以為是有道理可講，所以哀求。現在他認清白了，存必死之心，這是值得欽佩的好漢哩！

——區委見他罵不絕口，便敲去他兩口門牙。但是張俊臣雖然牙不關風，依然破口痛罵，血流得太多，昏倒了。於是又押起來。

——這是前天的事麼？我因為請了假，所以不知這回事。

——張俊臣回得監獄來，對賊子更加痛恨，乘其不備，用手指頭向賊子的眼珠猛攢，賊子哎喲一聲，右眼珠已是脫離眼眶了。

——好極了，可惜只挖得一只眼，能夠兩隻眼都挖去，豈不更好麼？

——賊子既受傷，便跑到區委家裏哭訴，區委便叫人把他活埋了。並且問張八怎麼好好

的，沒有出亂子，偏是那賊子出岔子呢？你說那賊子怎樣回答？

——那一定說張八爺不是好東西，和犯人是同情的。

——果然不錯。區委聽了賊子的話，馬上叫我去問，我便不客氣的對他說：「我們當禁子的當隊士的責任，犯人的拷打，應當由區委命令才能執行的。賊子時常打罵犯人，犯人自然恨他。我守着秩序，服從紀律，對於犯人只盡管禁的職務，不在職務以外去制服人家，人家怎麼會恨我呢？」這一段話說得區委屁也沒有放一個，便叫我回來了。你看那賊子可惡不可惡，只想拖人家下水，好很的心腸！

——果然可恨得很，現在我們有一個機會可以逃脫，我特地來告訴你。

說道這裏，外面有腳步聲，看時，原來就是賊子回來了，我忙站起來對他說：

——聽說你的眼睛被那犯人打壞了，我特來看你，你又出去了。

——是的，那狗犯人兇惡的很，這一隻右眼恐怕是治不好了。

我們說了一些閒話，敷衍敷衍，各自回房。把些例行的事做了，便了結這一日光陰。

八月二十日

今天張八來我房裏，探問逃脫的機會。我便告訴他，搶谷的事，因為我們的糧食，時常發生恐慌，在本地徵集，已將告罄，現在除向外搶谷以外，別無他法。聽得說將派特務隊，第一第三兩隊，到附近鄉村去搶。加之我也有調回第一大隊的消息，如果屬實的話，那麼在搶谷的時候，大可以逃脫了。可恨這消息還只是一個消息，不知幾時才能實現哩！

——王，我告訴你一件事，平江長沙交界的什麼石洞地方發生了反抗搶谷的民衆組織了。

老李這樣告訴我。我馬上回答他：

——早就知道一定有這樣的事發生的。我已經感覺到民衆太死了，共黨這般無法無天，怎不大家起來反抗呢？現在去搶他們的谷，他們起了糧食的恐慌，才起來反抗，不過亡羊補牢，也未爲晚。總之，這是一個好消息。

——聽說隊長要把你調回隊去當宣傳員。

——宣傳什麼？

——宣傳搶谷。

——共黨就是以宣傳爲慣技，明明白白去搶谷，還要去宣傳去麻醉那些頭腦簡單的農民，教他們裝作死人一樣，讓我們搶，這真是毒計。

——你願意去麼？

——我十分願意的，因爲……

——我知道了，就是這樣辦能！

果然隊長下了條子到區委會來，調我回隊去當宣傳員。我即刻到隊長那裏報了到，隊長把那反抗搶谷的風潮詳細的告訴了我。他說這完全是民衆不了解紅軍的緣故，所以不僅不肯把谷米被徵集，而且被害我們革命（？）同志。那麼，對付的方法，就只有加緊宣傳……

我們預想的計劃，現在有實現的可能。我心下感着說不出的歡喜。而且我大忙特忙。我要到老李的外婆家告辭，我要設下一個裏應外合的未來滅匪計與老李商妥，我要設法將來把

老李張八等同志救出來，我要把匪類的真相暴露，我要把匪類的假面具揭開，我要忠實地勸告我們的民衆認識共黨是計麼東西，我要指示民衆保持自己生命的唯一出路，和反共的方法——團結，清，鄉，守望。我真忙極了，尤其是心裏忙。忙得什麼事都似乎沒有頭緒了。這一天要算是心緒極亂的一天，因為太喜歡的原故。連晚上都不會睡着哩！

（關於赤衛隊的日記，就止於此。以下的日記是與這題目沒有關係的，所以就結束了）

（完）

編

印

者

中國國民黨
天津特別市

黨務整理委員會

$$\bar{2}(320)$$

$$12$$

